

# 童話作家安徒生

葉君健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# 童話作家安徒生

（美）羅賓·科林斯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# 童話作家安徒生

葉君健著

## 內 容 提 要

安徒生是世界著名的童話作家，他寫了很多美麗的、有意義的童話。很多小朋友讀過他寫的童話，喜愛這些童話。這本書用故事的體裁，介紹了安徒生光輝的一生，並介紹了安徒生的一些重要作品。

書號：社 1028      48 千字      定價(4)二角五分

---

### 童話作家安徒生 (高)

著 者      葉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君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健  
出 版 者     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 
印 刷 者      上 海 洪 興 印 刷 所  
總 經 售     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---

1955年11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20220

開本 787×1092 耗1/28 印張 2 13/14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一百五十多年以前，在一個春天日子裏，有一個男孩子在丹麥奧登塞鎮的一個矮小的平房裏出生了。他不是生在牀上，而是生在一個攔棺材的木架裏。這木架本來是一個貴族出殯後扔掉的廢物。據當時的迷信，它是一件不吉利的東西，因此誰也不要它。那時鎮上恰巧有一個二十來歲的鞋匠要結婚。他平時只睡一條板凳，現在需要有一張牀。但是他窮得連飯都吃不飽，哪還買得起牀！所以他只好把這個不吉利的東西撿進來，鋪上幾塊板子，當做一張新婚的臥榻。

他的妻子比他大十四歲，是一個很迷信的女人。新婚的那天，她一看到這東西就皺起眉頭，心裏感到非常沉重。她想在這上面生下來的孩子，將來一定會受苦受窮。但是有什麼辦法呢？她的丈夫是一個和善的鞋匠。她愛他。她愛他的溫柔和善良。她不能為一張牀就和他鬧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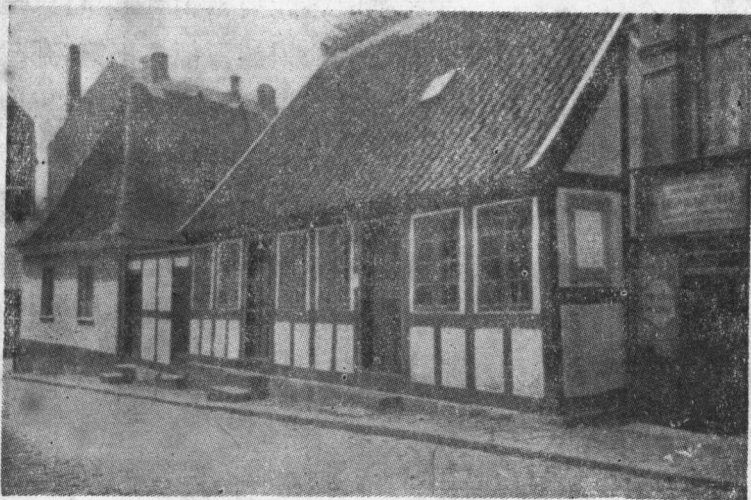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吧，就這樣吧，”她在睡覺的時候說。丈夫臉上露出抱歉的表情，覺得很對不起她。她偷偷地看了他一眼。嘆了一口氣，

安慰他說：“這是一張舒服的牀。我一生沒有睡過這樣舒服的東西！”

這也是說的真話。她從前討飯的時候，常常在橋底下宿夜。這無論如何比硬石板要強得多。

但是當她的孩子生下來的時候，她的心比結婚那天還要沉重。她覺得對不起她的孩子，讓他在一個不吉利的棺材架上來到這個世界。這是一八〇五年四月二日。這個孩子叫做漢斯·安徒生。

這對夫婦只生了這個孩子，所以他們非常疼愛他。母親因為心中覺得對不起他，在她的經濟條件許可之下，儘量使小安徒生生活得快樂。她情願自己少吃飯，節省一點錢下來給他做些新衣



安徒生出生的屋子(左邊有兩個窗子的第一間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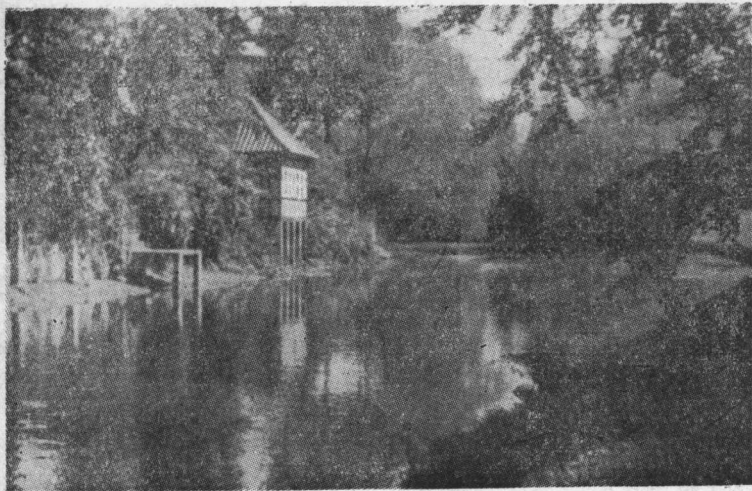
服。她要使小安徒生穿得乾淨整齊，免得受人奚落和瞧不起。她自己小時候因為是一個窮苦的女孩，穿得襤褸不堪，常常被人譏笑。她的孩子決不能這樣。她要保護他，叫他成爲一個受人尊敬的人。

當然，這是她的幻想。在階級社會裏，衣服穿得乾淨整齊不一定就會受人尊敬，何況小安徒生穿的那身衣服，大部分都是舊衣改做的，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。奧登塞雖然是小小富恩島上的一個落後的市鎮，但貴族和地主却住得不少。他們把人截然分成兩個不同的階層。安徒生一家是屬於所謂“下層社會”的人。“上流社會”的人是不應該跟他們來往的，因此他們也警告他們的孩子不要跟安徒生在一起玩。他們覺得讓自己的孩子跟安徒生混在一起是降低身份。

“那是一個下流人的兒子，”這些人看到安徒生走過的時候，常常指着他的背影這樣說，“你看他的媽媽，窮得連飯都沒有吃，還要喝酒。真不要臉！”

原來安徒生的媽媽每天在奧登塞河裏替人洗衣——這是她生活唯一的來源。她每天在水裏要站很長的時間，不得休息。河水非常冷。當她勞動得支持不住，全身打起寒顫來的時候，她就趕快喝幾滴酒來增加她身體的熱力。幾滴酒究竟比一餐飯便宜，而且喝的時候也不浪費時間，不須停下工作。可是“上流社會”的人却不原諒她，硬說她是一個不知羞恥的“廢物”〔註〕。

〔註〕 請參看安徒生的童話她是一個廢物。



安徒生故鄉的奧登塞河。

安徒生的父親覺得很難過。小孩子是無罪的，爲什麼別人都  
不叫自己的孩子跟漢斯一道玩呢？別人越瞧不起漢斯，他就越覺  
得自己的兒子可愛。

“漢斯，”他說，“別的人不理你，我來陪你玩吧！”

這時候安徒生已經有七、八歲，開始懂得許多事情了。照理  
他應該進學校，但是學校是爲有錢人開的，他沒有資格進去。因  
此他更感到孤獨。他的父親雖然是一個鞋匠，但是閒着的時候  
多，做活的時候少。那時丹麥是法國的一個僕從國家。法國新起  
的資產階級，以他們的將軍拿破崙爲首，在各處打仗，搶奪市場  
和領土。丹麥的統治階級跟着拿破崙打仗，耗費了許多金錢和人  
力，結果弄得國庫空虛，大多數的人民都窮困。當人們連飯都不



够吃的時候，哪還有錢去做鞋子呢？這對於小小的安徒生說來，倒是一樁很幸運的事情——父親可以有工夫陪着他玩了。

小小的安徒生在外面受人欺侮，在家裏却可得到溫暖。他的家只有一個小房間。一張做鞋用的工作凳，一張棺材架改裝的牀和安徒生晚間用來睡覺的另一張凳子，已經把小小的空間塞滿了。不過牆上却掛了許多圖畫、碗碟和玻璃杯；櫥窗櫃上擺着一些玩具。工作凳旁有一個書架，架上有些書籍和歌譜。在燒飯的地方，碗櫃上還擺着一排盤子。門玻璃上畫着一幅風景畫。在孤獨的安徒生看來，這幅畫比得上整個的畫廊！

小安徒生就生活在這個畫廊裏。他的父親爲了要解除他的寂寞，常常對他講些一千〇一夜上的古代阿剌伯的故事。丹麥是一個沒有山的國家，經常有狂風從海上掃過來。當他聽到這蕭蕭的風聲和望着窗外茫茫大海的時候，他就幻想他來到了風沙滿地的、荒涼的阿剌伯沙漠，回到古代阿剌伯傳說中的那個世界裏去。

他的父親有時爲了換換胃口，特別把丹麥的名喜劇家荷爾堡（註）的劇本唸給他聽。在他們的書架上還有一本莎士比亞的丹麥文譯本。他的父親有時也把這本書抽出來朗誦幾句。這些劇本裏的故事跟現實的生活比較更接近，同時也更豐富多采。小小的安徒生有時幻想他是一個導演家：他要把他所聽到的這些生

（註）全名是路德維格·荷爾堡（1684—1754），丹麥的名作家和詩人。一般都認爲他是丹麥文學的奠基者。

動的故事，具體地用人物表演出來。但是他沒有演員。恰好櫥窗櫃上有他父親雕的幾個作為裝飾品的木偶。這時他便想出了一個辦法：他把這些木偶打扮成爲劇中人物，用他們來表演這些劇中的故事。

安徒生對於這種遊戲漸漸發生濃厚的興趣。他把家裏的一些舊布片收集攏來，用他的一雙靈巧的小手縫出各種不同的服裝。他的木偶穿上這些衣服，就成爲代表各種不同身份的劇中人了。這樣，安徒生就有了一個完整的班子。他們有的是沒有飯吃的窮人，有的是欺壓老百姓的富人和貴族，有的是像他這樣沒有人理的孩子。他慢慢從表演劇中人到表演實際生活了，他開始根據他自己的生活經驗，編起木偶劇本來。

這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一個新的世界。在這個世界裏，他暫時忘記了寂寞。

爲了要擴大他的世界，安徒生不願意再待在那間小屋子裏了。他要跑到街上來看看人——生意人、手藝人、店員、乞丐、坐在四輪馬車裏橫衝直撞的貴族和大地主、偽善的市長和牧師。他要研究這些人的生活 and 習慣、快樂和悲哀。雖然他的年紀很小，但是他已經有很銳敏的觀察力。他發現他們的生活並不一樣，他們之間的區別很大：有的人裝腔作勢，揮霍無度；有的人一天到晚地勞動還吃不飽飯。

小小的安徒生當時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現象還找不出一個解釋。但是他已經覺得這個小城市裏的生活陰暗和沒有樂趣。這種

陰暗的感覺，更因他祖母的經常來訪而加深。他的祖母是一個窮苦的老女人，住在城外。她非常疼愛安徒生，經常來看他，每次來的時候總要帶點禮物給他，像糖猪、錫兵、陀螺等。但是她每次來的時候，安徒生總覺得她老了許多，頭髮也脫落了不少。後來他才知道，她是靠養幾隻雞下蛋過日子；因為收入太少，她不得不常常在外面討飯。這些禮物就是她把討來的零錢積起來買的。但是祖母從來不說自己討飯，而且有時還要表示她的生活過得很好，為的是要使安徒生覺得有這樣一個好祖母而感到驕傲。事實上他知道實情，不過不敢說出來，怕叫祖母覺得不好意思。這一方面使他感到難過，一方面更愛她。她每次離開的時候，安徒生總要送她很遠。



安徒生的家——只有一間房子。

有一天黃昏的時候，安徒生送祖母回來，在奧登塞河邊看見母親站在水裏洗衣。水流得很急，幾乎把她沖走。她整天沒有吃

飯，全身發軟，差不多要倒下來。當她抬頭看到自己的兒子的時候，她就走出水，伸開雙臂把安徒生摟在懷裏。

“孩子，我一天沒有看見你！”她說，“你簡直像一個沒有娘的孤兒！”

“媽媽，”安徒生捧着母親的臉說，“我們爲什麼要這樣苦？你看市長先生和牧師成天沒有事做，吃得穿得比誰都好。”

“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，孩子，”媽媽嘆了一口氣說，“天黑了，我們來做禱告吧。上帝會照顧我們的。”

於是她合着手，跪下來做晚禱。安徒生看見母親這副虔誠的樣子，也不知不覺地在她身旁跪下來。她從小就沒有過好日子。她不是挨打，就是挨罵。因此她想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幫助她了。在她沒有出路的時候，她就迷信起上帝來。她以爲上帝真像牧師說的那樣，是一個仁慈博愛的人，總有一天會來救她，叫她過幸福的生活。她這種想法，在安徒生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。

當然這種想法是靠不住的。安徒生一家人的生活，不僅沒有得到改善，而且一天不如一天。國外的戰爭越打越厲害，政府耗費的錢財也更多。這筆錢當然是要出在老百姓身上的。貴族和大地主所組成的政府就加緊對人民的剝削。小商人和手藝人都破產了，很多老百姓都在餓飯。安徒生的父親完全沒有活做，光靠媽媽一個人洗衣來維持一家的生活是不可能的。

這個可憐的鞋匠窮得沒有辦法，忽然異想天開，想去“碰碰

運氣”。他想到拿破崙的軍隊中去當一個僱傭兵，因為當兵可以領到一點固定的薪水。這無論如何總比在家挨餓要好得多。同時他想，假如他真的碰上了運氣，也許他能弄到一個小小的官職。那時他回到家鄉來不但可以領到俸金，還可以有點社會地位。人們將再也不敢瞧不起他們了。他越想越美，就決定要去了。一天晚上，他把這決定告訴妻子。

“你能担保你會碰上好運麼？”妻子半信半疑地問。

“上帝會幫助我們的呀。你不是天天在祈禱上帝麼？”

第二天大清早，安徒生的父親就揹着一捲行李，悄悄地走了。他們再見到他，正是軍隊在開拔的時候。那時戰鼓隆隆地響着。父親拖着無力的步子，跟別的兵士一道，正開往前綫。媽媽呆呆地站在門口，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。最後她忽然放聲大哭，接着就倒下來了。

上帝始終沒有幫助他們。兩年以後，父親回來了。他並沒有當上什麼軍官。相反地，他的身體倒弄垮了。他比從前顯得更消瘦。他的臉上露出死一樣的慘白色，好像他已經染上了肺病似的。雖然他仍然活着，他却失去了工作的能力，生活更沒有出路。再過了兩年，他就在窮困中死去了。這時安徒生才十一歲。

久病的父親去世以後，並沒有減輕母親的担子。她的身體也累壞了。因為常年站在水裏，她還得了瘋濕病。她的工作力已經大大地減低了。要生活下去，必須有人來幫助她。因此她就改嫁了。安徒生和她一道搬到新的家裏去。

繼父也是一個勞苦的手藝人，但是沒有像死去的父親那樣會講故事和對於文學有興趣。這也就是說，繼父是不大理安徒生的。母親仍然每天到河裏去洗衣。因為她的身體比以前差，她一回到家來就要倒在牀上休息，不能起來了。在這個新的家裏，安徒生非常寂寞。這時他才感到讀書的重要。如果他能讀書，那麼他自己就可以看些有名的劇本和文學作品，不須要別人唸給他聽了。這使他記起了他父親生前的一件事情。有一天一個學生來到他家裏補一雙鞋。父親問他學什麼東西，學生回答說學文學。當時父親就流下眼淚來。當學生走了以後，安徒生悄悄地問他為什麼要哭起來。

“這個學生所學的，正是我最感到興趣的東西！”父親回答說，哭得更厲害了。

那時安徒生只覺得父親很傷心，但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。現在他才懂得了：父親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，可是家裏窮，沒有這個機會。的確，能夠讀書是人生一件快樂的事情。安徒生現在認識了這一點，因此他也迫切地要求讀書。他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母親。

母親看了他一眼，覺得他很可愛，也很天真。她嘆了一口氣說：“哪裏有你進的學校呢？你要知道，我們是窮人呀！”但是母親不願意打擊他的熱情，同時她實在也願意自己的兒子能有機會讀書。她考慮了很久，想起有一個慈善學校可能收留他。因此有一天她就帶着安徒生到這個學校去當面請求。

校長把安徒生打量了一下，半天沒有講話，安徒生像他母親一樣，是一個道地的勞動人民的兒子。他有很高的骨架，一雙很粗的手和兩條很長的腿。在自命爲“上流社會”人士的校長眼中看來，這是一個醜得出奇的孩子，把他收進來可能對於學校的名聲不好。但是母親和兒子的懇求的眼光終於感動了他。他說：“好吧，讓他來試幾天吧！”

安徒生去試了幾天。原來這個學校並不教什麼書。它是一個宗教團體辦的事業，專門灌輸宗教思想。安徒生固然受了母親的影響，非常相信上帝；但成天叫他做禱告和唸經，他的富於幻想的活潑頭腦可忍受不了。校長也認爲他是一個沒有出息的粗人的兒子，頭腦笨，連字都不會拼，因此對他表示一種輕視的態度。安徒生是很敏感的，當他一發現別人瞧不起他的時候，他就不去上學了。

過了一些時候，哥本哈根的皇家歌劇院有一個



安徒生去讀書的慈善學校。

劇團到奧登塞來演戲。安徒生跟一個散發節目單的人交上了朋友。這人常常把他帶到後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裏去看戲。那時這個劇團正在輪班演一個悲劇和一個喜劇。雖然安徒生坐在舞台的背後，看不到全面的演出，但是他已經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似的，非常高興。那些演員的動作是多麼美麗！他們的對話是多麼漂亮！是的，他們把活的人生搬上了舞台——充滿了悲哀、也充滿了快樂的人生。這樣的人生，安徒生本人已經開始有了一些體會。這跟他的傀儡戲比起來，要完善和生動得多。

安徒生開始對演戲感到興趣，他也希望能當上一個演員，把他對於生活的感受——他所感到的悲哀和快樂——通過具體的劇中人物，用生動的藝術形象在舞台上表演出來。是的，這是一件最理想的工作。他對自己說：“我要當一個演員！”

這時他已經有十四歲了。根據基督教國家的習慣，小孩子到了十四歲就要受堅信禮，以鞏固他對宗教的信心。受了堅信禮以後，小孩子就算進入了成人的階段，可以自立了。安徒生受完了堅信禮就開始計劃自己的前途。他要當一個演員，而且要當一個好的演員。但是奧登塞連一個像樣的劇團都沒有，怎麼辦呢？他想了很久。唯一的辦法是到京城哥本哈根去。如果他能進皇家歌劇院，他可以得到第一流的指導，將來總有一天他可以成爲一個優秀的演員。但是他怎樣才能進去呢？他在哥本哈根連一個熟人都沒有，哪能登上皇家歌劇院的大門？他爲這個問題苦惱了好幾天。最後他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。



他記起了，當皇家歌劇院的劇團在奧登塞演戲的時候，劇團的負責人常常去拜訪奧登塞的一位紳士伊泛爾生先生。安徒生雖然不認識他，但卻鼓起了勇氣，到他家裏去請他幫忙。這位紳士聽完了安徒生的來意，就哈哈大笑，叫安徒生最好在家學行手藝，“不要妄想”。但他笑完



安徒生小時候的奧登塞市。

後，又覺得有失面子。爲了要表示他的交遊廣闊，在京城裏也有勢力，他就提筆寫了一封介紹信，叫安徒生去見京城裏一位有名的舞蹈家沙爾夫人。

安徒生懷中揣着這封信，高興得不得了。他想，現在可有把握了。他也聽到過沙爾夫人這個名字。她是全國馳名的一個女演員。有了她的幫助，哪還怕不成功？於是他便積極準備到哥本哈根去旅行。他把他的木偶收在一起，藏在一個舊匣子裏，留到將來作爲紀念，因爲他決定不再演木偶戲了。他把他心愛的幾本故事書用包袱包好，作爲旅途消遣之用。然後他打開錢盒。一堆銀毫從裏面滾出來。他數一數，一共有三十個，還有好幾十個銅板。這筆錢不僅够做旅費，還可以使他在哥本哈根生活幾天。